



紫金文库

阿鱼，

其实也是个聪明人，

而且绝对是那种给一点阳光就灿烂，

给一点水就能折腾出浪花的人物。

过去日子的 碎片

万芊——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UBLISHING HOUSE

过去的日子
碎片

万芊——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过去日子的碎片 / 万芊著. — 北京 :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068-7077-1

I. ①过… II. ①万…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49121 号

过去日子的碎片

万 芊 著

图书策划 牛 超 崔付建

责任编辑 李国永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eo@chinab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 毫米 × 940 毫米 1/16

字 数 280 千字

印 张 18.25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7077-1

定 价 58.00 元

目 录

最后的航班	/ 001
游进城里的鱼	/ 016
换一种活法	/ 035
爱情游戏	/ 053
猪场之恋	/ 062
去苏州	/ 071
一把钥匙一道门	/ 079
老街劫	/ 097
塔陵里的笑声	/ 108
净 土	/ 132
轻歌曼舞	/ 147
半校之长	/ 166

钻 戒	/ 177
蟹 道	/ 190
红肚兜	/ 215
心 锁	/ 225
哺乳期	/ 231
过去日子的碎片	/ 249
地王角逐	/ 267

最后的航班

阿龙跑的是苏城至陈墩镇的航班。

头天早上晨色朦胧之际，客船从苏城起航，一路上不紧不慢地跑十来个码头，下午时分到陈墩镇，在陈墩镇过夜；第二天早上再从陈墩镇起航，下午时分回到苏城，然后就在苏城过夜。

阿龙家在苏城近郊，靠近寒山寺的一个唤作湾里的小镇，就这么每两个晚上能回一次家。其实，回不回家他也无所谓，家里只有小镇上拐弯抹角的小弄堂里一处黑咕隆咚的几间老屋和跑了一辈子航船的父亲。长年跑航船的父亲养成了沉默的脾性，而阿龙也秉承



了父亲的这种沉默，两个沉默的男人相对，寡然无味。

至于另一个夜晚，阿龙就睡在航班上，航班靠在陈墩镇镇头的码头上，镇上有亲戚朋友的大多上岸走走，相约着喝点酒打打牌，有的干脆就睡在岸上待第二日早上起锚前再回船。故而，航班在起锚前总久久地鸣着长笛，一阵阵，划过陈墩镇慵懒的晨空，给镇子带来鲜亮亮的生机，其实，这是船队长为唤船员们尽快回船定的规矩。

阿龙在镇上举目无亲，无处可去，只能整晚待在船上，他不会喝酒也不会打牌，只是一个人有滋有味地抽着“飞马”牌香烟，望着镇上人家的阑珊灯火打发长长而无聊的夜。

阿龙待的其实就是后来的流行歌曲《涛声依旧》里唱的“不知那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的那种客船。客船是长长的一串，船过去时一路上把拖船一只只解开放下，回来时又一路带上，桐油常把船舱壁抹得亮亮的，那桐油的味挺厚重，厚重到让坐船的人感到一种古典式的享受，平稳、不紧不慢正是航班特有的性格，而阿龙正是客船上的卖票人。

卖票人阿龙，于是就在某种气质上有别于掌舵的老大，伺候机器的老鬼以及傲气地吹着哨子拴缆撑篙的水手。卖票人阿龙在船上雅气得像一个账房先生，阿龙写得一手好字，满船上“乘客须知”“时刻表”都出自他的手笔，也挺稚气。挺稚气的阿龙，于是便成了漫漫航程中挺注目的人物，自然也有人巴结他，向他递纸烟，跟他套近乎，可阿龙是个认死理的主，从不会因为跟谁相熟，在船票上让人沾丁点的便宜。这一点，老乘航船的客人都说像他爹。



其实阿龙的爹早先就是这苏城航班上的卖票人，儿子阿龙高中毕业了，没满退休年龄的阿龙爹，为让儿子有个固定的金饭碗，便早早地退休让儿子顶替上了航船。船队长阿炳叔见阿龙葱般细长的手指，不加思索地道：“你卖票吧，阿龙。”于是，阿龙就卖上了票。

航班上，就那葱般细长的手指，常惹得老乘客们羡慕和感叹不已：“那是一种天生的福分。”在人们眼里，阿龙毕竟是国营轮船公司揣金饭碗的卖票人。

于是就有想说媒的，几次，阿龙则脸一红，不吱声。再后来，大家都知道阿龙爹为他许了一门亲，因为有人听见船上的人嚷着在吃阿龙的喜糖，只是被吃了喜糖的阿龙，仍日复一日地随着客航在苏城与陈墩镇之间不紧不慢地奔忙。

二

那是一个有点寒意的秋晨，苏陈航班照例从苏城起航，巨大的长蛇般的跑过一个又一个码头，卖票人阿龙也照例在这只与那只船之间来回着卖票，还顺带着查查票。阿龙是个挺有记性的人，查过的票往往能烂熟心里。不管是谁，想越码头逃票，一点门也没有。

然就是这个航班，客船还没到陈墩镇，拴缆人阿根，就到船队长阿炳叔那儿告密：说是阿龙查住一个逃票的年轻女人，不仅不声张，还在那女人去船尾上厕所解手时，偷偷地塞她一张船票。

于是，船队长阿炳叔把那年轻女人找来，一问，果真是。于是，阿炳叔又把阿龙唤来，当场对了账，虽说账面上是平平的，可终究是说不清了，按船规当罚。于是，航班歇陈墩镇的那晚，船队破例开了个会，结果，阿龙被扣了当月的三块钱奖金。还换到了船头当上了吹哨拴缆撑篙的水手。

阿龙因此闷闷不乐。

知情的船员则私下里跟他惹乐，说是阿龙你也真行！这么细气年轻的女人，怜香惜玉，英雄救美么！此等好事，罚得再重些，也值！阿龙这才知道，那逃票的年轻女人叫秀兰，是镇上馄饨店的女工。至于那女的细气，确实，挺耐看的。江南女人大多是水样的，在陈墩镇，若讲这女人挺细气，大凡包括身段长得标致，脸蛋细模细样的好看，更还包括一些雅气。秀兰自然属于此等女人，且又年轻。只是这秀兰没福分，年纪轻轻的，男人却犯了大事判了无期关在西山劳改农场吃官司。男人常觉得自己很冤，在农场里老惹事。故秀兰只能常常带着女儿去探望吃官司的男人，苦口婆心地劝他不要再惹事。

说起男人犯事，秀兰自然也觉得很冤。

秀兰人长得细相，且又在镇中心馄饨店里上班，自然也挺显眼的。有时，乡下男人无聊了，说是上镇不说是吃馄饨，而说是去看秀兰。秀兰的男人叫吉布林，本是个妒性很重的人，讨了个挺细气的女人，心里不踏实，总酸溜溜地找人吃醋。

秀兰待的馄饨店的店长山毛，是个花心的男人，人称馋猫，自



秀兰进店，一直没少打秀兰的主意，只是店堂小店里生意好，客人多，眼哨自然多，一直无从下手。也只能在暑天衣衫单薄时，用贼溜溜的眼睛，偷着饱饱眼福。

可那店长馋猫也不是省油的灯，若是在没开店门或晚关店门时推三阻四地与秀兰独处，也好趁机揩揩油。秀兰是个挺要脸面的女人，自然不依，也常常不给店长馋猫好脸色看。那店长馋猫一直不甘心，终有一天，他唤人在原本不大的店堂里隔了一道墙，辟了一处杂货间，存些杂物。秀兰就需一次次进杂货间取杂物，也就给了店长馋猫可乘之机。那些个暑天衣衫不多的秀兰才进杂货间，馋猫总在神不知鬼不觉之际突然出现在杂货间秀兰的背后，抱住秀兰肆无忌惮地在秀兰的衣衫里乱摸一气，而秀兰却碍着脸面，总不敢声张。

这些事，自然逃不脱鹰般盯着的布林。终有一日，被他逮住，揪住那店长馋猫往死里打。因为布林是有备而来，且操着家伙，又带着义愤，而店长馋猫则毫无防备，且又理亏，自然只能招架，只几个回合，那馋猫就瘫死在地，身上被戳了十几刀，血在每个洞里汩汩地朝外涌，拖到镇卫生院，抢救了十来天才捡了一条无多大用处的性命。布林也因此吃了官司。

在布林看来，事是秀兰惹的，自然对秀兰也没啥好脸色，在西山吃官司，常恣意把自己的什么弄得支离破碎地找事。秀兰自然明白男人布林心思，但她只能忍着，因为她无以向男人证实她的什么。

秀兰不多的工钱，就这么几处花销，终于到了没法买上回程船票的窘境，其实那天原本是算得好好的，只是临到了码头她才发现那藏得好好的一元钱，再也找不到了，她只能先花上仅有的三毛钱上得船再作打算，结果被阿龙查票时查到了。虽说阿龙没声张，虽说阿龙为她垫上了船票，然最终却害惨了卖票人阿龙，这使得秀兰十二万分的歉疚，她只能深深地叹上一口气。

三

跑船的日子平稳而又单调。

做了水手的阿龙，终日闷闷不乐。几个相好的船员说还是上岸去走走也好解解闷。在他们的教唆下，从来没喝过酒的阿龙第一回喝了酒，且喝得烂醉烂醉，烂醉的阿龙就趴在街边不住呕吐，呕得撕心裂肺。待第二日早上醒来，阿龙竟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去处，一看，正是那个馄饨店，秀兰正伴着自己，两眼充着血丝，看上去一宿未眠。阿龙回船后，怎么也想不起来酒醉后的一切，只觉得秀兰收留了他且伴他一宿，心存着感激。

男人布林吃着官司的秀兰，还是常常乘客船来回于苏城与陈墩镇之间，可每回买票，新来的卖票人总是给她一张票对她说你的船钱已有人付了。秀兰知是阿龙，常想找个机会谢他。

于是秀兰总想包上一些馄饨，带上船，让新来的卖票人交给阿龙，但碍于人多眼杂，秀兰可一次也没敢这般造次。



过去日子的碎片

秀兰的女儿是个挺乖巧的孩子，名叫吉吉。常常随秀兰在这航班上奔波，自然船上的人谁都熟她。有时她自个儿上船头玩，船员们也就由着她，只是多了一份小心。

吉吉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女孩，似乎跟阿龙也特别投缘，每每在航班跑动的时候，阿龙总坐在船头的靠球上发呆，而吉吉常跑去，缠着他讲故事，玩挑线绑绑。此时，船头上总传来吉吉天使般快乐的笑声。有了吉吉，秀兰和阿龙之间自然也有了一些招呼。

其实，阿龙是喜欢小孩的，尤其是乖巧的小女孩。

自阿龙成婚后，他也有一个孩子，是个男孩，且被他娘宠着。阿龙的成婚是他爹给做的主，许配给他的是爹面上的一个亲戚的女儿，叫司马婷婷，原先是沪上的，只是支援边疆到了很遥远的云南，那穷困的生活使她选择了出嫁。阿龙在国营轮船公司当售票员，有固定收入，又在天堂般的苏城，自然是很适合的人选，于是在一个逢阿龙回家的日子，他们睡在了一张床上，成了夫妻。结了婚的司马婷婷，自然也顺乎自然地将户口从边远的云南迁到了湾里镇边的乡下。只是成婚两年多，司马婷婷才生出了个愣头小子。阿龙最担心的是近亲结婚，生怕生了个痴呆儿，于是借了一些医学方面的书，没事的时候悄悄地取出来揣摩。孩子大了些，阿龙试了好多次，发现孩子倒也伶俐，只是那眼睛那鼻子那嘴唇愈看愈不像他，尤其是那手指，他阿龙的跟他爹一般，细细的长长的葱般的，而那孩子，却是又短又粗，根本不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于是阿龙就常犯疑惑，再加平时又常不在家，与妻子司马婷婷自然了不少



沟通。常常觉得陌生人似的。然这一切阿龙只是闷在肚中，从不在人前说，也就无人知晓。

司马婷婷在湾里镇边上的乡办厂当着主办会计，人又八面玲珑，再加上原本沪上人特有的气质，故阿龙常觉得自惭形秽。有时逢上回苏城时，阿龙也常常迟疑着尽可能晚回家。

四

这日，上了岸的阿龙独自在苏城宁静的马路上迟疑着往家走去的时候。搀着吉吉的秀兰，拦住了他的去路。

晚些回家行不？秀兰问。

阿龙不知所以然地点点头。

秀兰说：我想，想请你吃碗馄饨。

阿龙知道秀兰是为了谢他。

找了一处僻静的小馄饨店，秀兰花了二毛钱叫了两碗小馄饨。一位操着吴依苏沪的阿姨一边让他们稍候，一边跟他们打旁：瞧你们小夫妻俩，女儿甜甜的，多惬意！

吉吉一边看看秀兰，一边看看阿龙，眼睛流露着一种诡秘的异样的甜笑。

秀兰用手指轻轻捋了一下吉吉的小脸颊，吉吉这才止住那笑。

两碗馄饨上来，秀兰把自己的一碗分成两碗，与女儿吉吉分享。阿龙，秀兰，吉吉，就着滚烫而鲜美的汤水，一口口小心地吃



着那馄饨。吉吉吃着，一会看看阿龙，一会看看秀兰，又诡秘兮兮地笑笑。秀兰假嗔：女孩家，没个吃相！

吃了馄饨，阿龙、秀兰、吉吉，开始漫无目的地在苏城静谧的夜幕中走着。不时有拎着高声放着邓丽君流行歌曲的多喇叭高级录音机的摩登青年从他们身边划然而去。

夜幕渐深，阿龙开始送秀兰和吉吉。秀兰告诉阿龙，为了节省，她每次来苏城，总是住在羊肉巷的春来旅社，挺便宜的。她说因常去，那里值夜的大姐挺同情她的，有时干脆把更衣间让出来让她娘俩住，也不收她们分文住宿费。

送到春来旅社门口，阿龙便开始打回。走着走着，阿龙被眼前突然出现的一幕惊呆了。一处商店门口的光亮处，一对年轻男女正亲昵地依偎着。那陌生男的怀里，抱着男孩，活灵灵的像他的儿子，而再细瞧他身边的则是他妻子司马婷婷。而这时的司马婷婷活得像个少女。

阿龙，这时似乎突然明白了一切。他想，每次回家时，常常发现妻子总在吃着什么药，而眼前的儿子总觉得是那么的异样。阿龙在暮色中目送他们离去。他走进了一家小酒店，叫上一瓶绍兴黄酒。一个人沉着头喝了起来。一直喝到店门打烊。他被清出了酒店。这回他没醉。

他蹒跚着折回羊肉巷的春来旅社，叩开了秀兰的房间。在一阵江南特有的浓重的霉变气味包裹中，阿龙蓦地拥住睡梦中被惊醒带着疑惑的秀兰，禁不住地抽泣起来。

凭直觉，秀兰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天大的事，不然阿龙这样沉默的男人是沉得住气的。秀兰没问什么，只是用一种安静的温存抚摸着阿龙。

秀兰握住阿龙葱般的手指，把他的手捂在自己脸上，阿龙有了抚摩秀兰细瓷般光洁的脸庞和绢丝般长发的理由。

阿龙伤心着。

这一长夜，秀兰伴阿龙坐着，一直到了天亮，马路上重又有了人声。

临上船时，秀兰问阿龙喜欢吃馄饨不？阿龙说：喜欢。秀兰说：等些日子，我亲手包给你吃，包你喜欢。

自那晚始，阿龙就不回家了。不管航班停在苏城还是陈墩镇，阿龙都住在船上。有船员损他，说，怎么，老婆跟人跑了？就这么一句玩笑，那船员挨了一拳，鼻梁也打歪了。为此阿龙又被扣了半年奖金。

而秀兰说的馄饨，阿龙终也没吃上，为避人眼，阿龙和秀兰终也陌生人似的。只有那新卖票的，知道阿龙在暗地里帮衬着一个男人吃官司的女人，只是那新卖票人口风很紧，其他船员也无从知晓。

五

就这么挨了几年，突然有一天，家里捎信来，说是阿龙他爹故



世了。船队上给阿龙准了假，阿龙这才回了趟在湾里的家。

儿子已经长高了，司马婷婷跟他似乎更多了一些陌生，也没唤儿子叫爹。第一夜，阿龙在爹的灵柩边坐了一宿。一地“飞马”烟头。

第二天，把爹的后事办了，阿龙又回到了航班上。

在帮着办事的人中，阿龙见到了那个他见到过的陌生男人，说一口沪方言，似乎听人说是司马婷婷所在乡办厂的供销员，人很精明，只是胖乎乎，那手指奇短奇粗。

临走时，司马婷婷跟阿龙说，你一个人在外也挺难的，爹去了，家里也不急等着用钱，往后你也不用每月往家里捎钱了。

阿龙未置可否，摸了一下儿子的头走了。

不用每月贴补家用，阿龙自然也乐意。其实，这些年里，阿龙一直是很拮据的。垫付秀兰的船票虽说没多少钱，但次数多了，也不少；苏城羊肉巷春来旅社的那位大姐退休了，新来的大姐们仍一如既往地照顾着秀兰母女的住宿，其实是阿龙每个月帮她们结付了大部分的房费；吉吉一个年级一个年级在往上读，每学期费用都是阿龙用一个亲戚的名义悄悄地交给老师的。

秀兰当然明白好心人阿龙在帮衬着她，她常常说要亲手包最好吃的小馄饨让他吃，然阿龙除了那回喝醉酒后，再也没去过秀兰的馄饨店。

终于有一天，阿龙一个晚上没有回船。有船员说，客船傍岸时，好像看见阿龙背着一个小女孩进的镇，那小女孩定是吉吉。这

一晚上，阿龙定是和那馄饨店里的秀兰那个了。

第二日一早，航班照例鸣笛催船员们归船时，阿龙喘喘地跑来，跟船队长请假。阿龙两眼布满血丝，看上去一宿没睡。看着阿龙心事重重的样子，船队长阿炳叔竟准了假。

那晚，是秀兰的女儿病了，发了整整一个晚上高烧，说了一晚上的胡话。医生说吉吉感冒没及时治，结果闹上了肺。医生说病情时，有了责怪大人的成分。早上烧退了些，吉吉却非让阿龙陪着不可。

阿龙自然想陪着。

吉吉是几天后阿龙背着回家的，穿过半个镇，秀兰远远地尾随着。老远就听人在骂骚货，骂自己男人为她吃了官司，自己还不安分，还要勾引野男人。

秀兰知道镇上人在骂她。她只能低着头从镇上人毒辣的眼锋中回到自己的老屋。

那晚，秀兰精心包了一小匾小馄饨，皮是秀兰当场擀的，馅也是秀兰精心剁的。秀兰包的小馄饨特滑溜，皮薄馅多汤又鲜，阿龙就着那飘着蛋花丝的汤，吃得满嘴都是滑溜与鲜爽。

这是阿龙有生以来吃过的最鲜美的馄饨。

那晚，阿龙很晚回的船。这是阿龙自上船做工后最晚的一次。对于阿龙，这似乎也是他唯一的一次。

第二日，没人跟阿龙说什么，之后船上人也一直没有说啥。